

胡适年谱(续完)

易竹贤

一九三〇年(民国十九年 庚午) 四十岁

一月七日,作《〈坛经〉考之一》(跋《曹溪大师别传》)。载武汉大学《文哲季刊》第一卷第一期。

二月一日,有《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》。

二月五日,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,查禁《新月》杂志。

本月,与罗隆基、梁实秋合著的《人权论集》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。五月三日,也遭国民党查禁。

三月,开始作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,至八月,写成七章:一、齐学;二、杂家;三、秦汉之间的思想状态;四、道家;五、淮南王书;六、统一帝国的宗教;七、儒家的有为主义。未续完。

四月一日,作《〈陆贾新语〉考》。

四月十日,作政论文《我们走那条路》,代表新月社同仁对“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”的根本态度;其中提出我们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,而是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、扰乱五个魔鬼,即所谓“五鬼乱中华”。载《新月》杂志第二卷第十号。

同日,为所校编的《神会和尚遗集》作序。该书于本年十二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。

四月二十八日,作《中国公学运动会歌》。

五月十九日,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。

六月二十日,作书评《读王小徐先生的〈佛法与科学〉》。载次年《新月》杂志第三卷第九期。

六月二十六日,开始作自传《四十自述》,从《新月》杂志第三卷第一期起陆续刊载。

六月二十八日,为董康的旅日日记《书舶

庸谭》作序。

七月二日,赴南京,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;被聘为该会新设的编译委员会委员长。

本月,有论文《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》。载武汉大学《文哲季刊》第一卷第二期。

八月初,赴青岛小住,有《读书杂记》(一则)。载《新月》杂志第三卷第一期。

九月,《胡适文存三集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。扉页上题着:“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:李大钊先生,王国维先生,梁启超先生,单不庵先生”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,作论文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》(《胡适文选》自序),其中提出“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,固然不算高明;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,也算不得好汉”,竭力反对人们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,偕家眷离上海赴北平,寓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。

十二月二十日,作《论〈春秋〉答钱玄同》。

本月,《胡适文选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。

一九三一年(民国二十年 辛未) 四十一岁

一月十八日,致陈布雷信,并托人带《新月》杂志两份送给陈和蒋介石,表明心迹,希望能“互相认识”。

一月至二月,所作英文自述《我的信仰》(What I Believe)发表于美国《论坛》(Forum)月刊本年一、二月号。后由向真译为中文,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《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》一书。

年初,应聘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。

二月九日,作文艺评论《评〈梦家诗集〉》。

载《新月》杂志第三卷第五、六号合刊。

二月二十三日,作《论〈诗经〉答刘大白》。

三月十五日,作《跋〈四游记〉本的〈西游记传〉》。

三月十七日,作《与钱穆先生论〈老子〉问题书》。

三月至五月,有《论牟子〈理惑论〉》(寄周叔迦先生的两封信)。

五月四日,为赵万里校辑的《宋金元人词》作序。

五月三十一日,为王小航先生(照)的《文存》作序。

六月十八日,作白话诗《题叶德辉先生的遗札册页》,后改题《悼叶德辉》。

九月五日,作论文《辨伪举例》(蒲松龄的生年考)。

十一月十五日,为朝鲜金九经整理校写的《楞伽师资记》作序。

十二月二日,作新诗《狮子》(悼志摩)。三日,作《追悼志摩》文。载次年一月《新月》杂志第四卷第一号(志摩纪念号)。

十二月十三日,作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毕。

本月,所著《淮南王书》(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第五章)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。

本年,所选编的《中国文学史选例》卷一,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。

一九三二年(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) 四十二岁

五月二十二日,《独立评论》创刊。由胡适发起并主编,邀集蒋廷黻、丁文江、傅斯年、翁文灏等一班资产阶级“自由派”知识分子为主要撰稿人。第一号发表胡适写的《引言》,标榜“不依傍任何党派,不迷信任何成见”的所谓独立精神,实则一开始便倾向于国民党政府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共卖国政策。迄一九三七年七月止,在《独立评论》共发表政论、时评、杂文、游记、通讯等一百二十余篇。

本月,所著《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》(十二讲)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。

六月五日,作政论文《废止内战大同盟》,希望国民党各派军阀“不再年年火并唱武戏给党外人喊倒好了”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三号。

六月十三日,作政论文《论对日外交方针》,主张与日本“和平”交涉,以取消满洲伪国,恢

复领土主权;又妄言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军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五号。

七月二十四日,为孙楷第所编《东京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一书作序。

八月七日,有致张学良信;八日,作政论文《汪精卫与张学良》。

九月十一日,作政论文《惨痛的回忆与反省》,纪念“九一八”一周年。反省四十年的奇耻大辱,得出结论“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,祸延到我们今日”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十八号。

十月三日,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报告书(即李顿报告书)。四日,作政论文《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》,赞扬这个纵容侵略并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报告书,“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”。

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,在协和大学讲演,题为《哲学是什么》。

十一月十五日,作时评《侮辱回教事件及其处分》。

十二月一日,赴武汉大学讲演,题为《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》。由江思清笔记,连载于十二月五日和十日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》。

十二月十九日,作政论文《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》。

本年,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举胡适为通讯会员。

一九三三年(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) 四十三岁

一月一日,改定《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》;又有政论文《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》。

一月二十二日,作《跋乾隆庚辰本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钞本》。载《国学季刊》第三卷第四号。

本月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,选举胡适等九人为执委。

二月七日,作政论文《民权的保障》,主张维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,公开反对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中“释放一切政治犯”的主张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三十八号。不久,又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,对上海《字林西报》(North China Dairy News)记者发表同样内容的谈话,攻击同盟,因被清除出盟。

三月十二日,作政论文《日本人应该醒醒了》,说“日本人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,即

是悬崖勒马，彻底停止侵略中国，返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”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四十二号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作政论文《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》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作《陶弘景的〈真诰〉考》毕；四月九日改定。载一九三五年一月出版的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，为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外编第一种。

四月三日，作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考》，并连日与陈垣有书信往复讨论。同日，作《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》。

四月八日，复汪精卫信，辞谢任教育部长之请，愿“留在政府之外，为国家做一个净臣，为政府做一个净友”。

四月十一日，作政论文《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》，不主张对日作战。

五月八日，作政论文《制宪不如守法》。

五月二十一日，作《〈独立评论〉一周年》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作政论文《保全华北的重要》，支持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停战妥协。

六月十八日，由上海启程赴美国。二十七日，在船上作《〈四十自述〉自序》和《〈短篇小说第二集〉译者自序》。两书均于九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。

七月，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演六次，题为《中国文化的趋势》。讲稿于次年由芝加哥大学印刷所汇印为《中国的文艺复兴》（The Chinese Renaissance）一书。

本月，被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。

八月，赴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。

十月，由美经日本返国。

十一月初，作政论文《建国问题引论》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作政论文《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》，提出“多交朋友、谨防疯狗”；而“今日军阀统治之下的日本，决不是我们的朋友”。

十二月三日，作《逼上梁山》（《四十自述》的一章）毕。载次年一月出版的《东方杂志》第三十一卷第一号（即该刊三十周年纪念号）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作政论文《建国与专制》；十八日又作《再论建国与专制》。由此与蒋廷黻、丁文江等在《独立评论》上展开关于“民治与独

裁”的讨论，历时一年多。

十二月二十日，有致汪精卫信。

本年冬，作大青山“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”碑文，钱玄同书丹。

一九三四年（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）四十四岁

一月五日，作论文《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》。载《国闻周报》第十一卷第四号。

二月十九日，作政论文《再论无为的政治》。

三月三日，有《国府主席林森先生》，推崇林的谦退无为的精神。

三月十三日，为朱起凤所编《辞通》作序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作论文《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》，替蒋介石及他所提出的“新生活运动”捧场。载《大公报·星期论文》。

三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九日，作长篇论文《说儒》，肯定孔子的大贡献和历史地位。载本年出版的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三分。

四月五日，改定《〈坛经〉考之二》（记北宋本的《六祖坛经》）。

四月九日，作政论文《论宪法初稿》。

五月二十二日，作政论文《解决中日的“任何悬案”》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作论文《信心与反省》；因遭读者抗议，六月又作《再论信心与反省》和《三论信心与反省》，坚持宣扬“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罪孽深重”的民族虚无主义。

六月底，改作《西游记》第九十九回，题为《〈西游记〉的第八十一难》。

七月九日，作论文《所谓“中小学文言运动”》，批评汪懋祖等人鼓吹中小学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的复古主张。

九月三日，因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“国定纪念日”，全国奉命纪念，作论文《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》，指出这是“做戏无法，出个菩萨”；“只有向前走是有帮助的，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”。

九月四日，作论文《大众语在那儿》。

九月三十日，作《独立评论》第一二〇号的《编辑后记》，极力赞扬诬蔑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共文章《从四川匪区回来》。

本月，有《跋北平图书馆藏〈王韬手稿〉七册》。载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八卷第三期。

十月八日，为陈垣的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

书作序，题为《校勘学方法论》。载《国学季刊》第四卷第三号。

十月九日，作《双十节的感想》；又在燕京大学讲《究竟我们这二十三年里干了些什么？》，十二日改作，题为《悲观声浪里的乐观》。

十一月一日，赴南京出席考铨会议。十九日，作《记全国考铨会议》。

十二月三日，作政论文《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》。十八日，作《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》。本月又有《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》。

本月，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，共四次，题为《中国禅学的发展》。

一九三五年（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） 四十五岁

一月四日，赴香港，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。这是第一次接受荣誉学位。随后到广州及广西各地游览并讲演。

二月，开始写《南游杂忆》，陆续刊载于《独立评论》。

二月十七日，发表《大公报》星期论文《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》，引证国民党的《建国大纲》，鼓吹民主宪政，与陈独裁弊端，并对国民党表“诚意的赞助”。

三月三十日，作《试评所谓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”》。批评萨孟武、何炳松等十教授新年发表的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，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翻版。

四月八日，作论文《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》。

四月十二日，作《楞伽宗考》毕。载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五本第三分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作论文《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》，反对用所谓“抽象名词”，如“封建主义”、“资本主义”、“社会主义”等。

六月二十二日，作论文《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》，改一个名词，坚持“全盘西化”的民族虚无主义。

七月五日，因国民党政府下令掩盖一切抗日纪念物，大青山“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”也被遮盖，作白话诗《大青山公墓碑》。

七月二十五日，作《平绥路旅行小记》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一六二号。

八月五日，作政论文《政制改革的大路》，为蒋介石抬轿子，吹捧蒋可以做国民党和全国

的“最高领袖”。

八月十二日，作《南游杂忆》第四节《广西的印象》。其中对共产党和红军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初期的溃逃，掩盖不住幸灾乐祸与由衷高兴的心情。

九月三日，编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建设理论集》，并作《导言》。本年十月，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。

十月一日，作《跋张元的〈柳泉蒲先生墓表〉》。

十月三日，应日本室伏高信约，作《敬告日本国民》，“十分诚挚的恳求日本国民不要再谈‘中日亲善’了，今日当前的真问题是如何解除‘中日仇恨’的问题”。载《日本评论》十一月号；中文稿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一七八号。

本月，所著《南游杂忆》由国民出版社出版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作政论文《华北问题》，反对“冀察自治”的阴谋。

十二月九日，北平各大中学校举行抗日爱国游行示威，遭国民党政府军警镇压；次日，各校宣布总罢课。胡适于十五日作《为学生运动进一言》，二十二日作《再论学生运动》，又有《告北平各大学同学》，劝诱学生“即日复课”。

本月，《胡适论学近著》第一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一九三六年（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） 四十六岁

一月九日，致周作人信，谈“个人的宗教”，效孔丘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

一月二十六日，致翁文灏、蒋廷黻、吴景超信，希望他们在国民党政府里做“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”。

一月二十七日，为顾颉刚编的《崔东壁遗书》作序。

二月五日，作《谈谈“胡适之体”的诗》。载本月二十一日《武汉日报》。

二月九日，作《丁在君这个人》一文，悼丁文江。

三月九日，作《〈歌谣〉周刊复刊词》。载《歌谣》第二卷第一期。

四月七日，作《颜李学派的程廷祚》。载《国学季刊》第五卷第三号。

四月八日，作政论文《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》，指出“广田的三原则是增进中日仇恨

的条件”。

五月三十一日，作政论文《敬告宋哲元先生》，谓“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，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”。

六月四日，作《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〈清溪全集〉序》。载天津《益世报·读书周刊》第五十一号。

六月九日，有致李宗仁、罗文干电，指斥他们与白崇禧、陈济棠等借“抗日救国”的金字招牌，联合反蒋，掀动内战的行径。十一日，又作《大公报》星期论文《亲者所痛，仇者所快》。

六月十日，有与张政烺讨论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的通信。载《独立评论》第二〇九号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为薛仲三、欧阳颐所编《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》作序。

七月十四日，由上海启程赴美国。

七月二十日，作《〈藏晖室札记〉自序》。

八月，在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。

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，出席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并讲演，题为《中国的印度化》(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)。

十一月初，离美返国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作《高梦旦先生小传》。载次年一月《东方杂志》第三十四卷第一号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，西安事变发生。胡适在函电中，诬蔑张学良、杨虎城兵谏蒋介石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爱国义举为“叛国”。

十二月十四日，有复苏雪林的长信，批评她致蔡元培信中攻击鲁迅，多“旧文学的恶腔调”。

一九三七年(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) 四十七岁

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，有致周作人论《病榻梦痕录》及《思痛记》的信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作《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》。载《歌谣》周刊第三卷第一期。

四月十日，作政论文《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》。

四月十四日，作论文《读经平议》。载十八日《大公报·星期论文》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作政论文《再谈谈宪政》。

七月二日，作政论文《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》。

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事变发生。八日，离北平。十一日，在庐山见蒋介石，随后参加庐山

谈话会，仍主张与日本“和平”交涉。

八月十三日，上海军民抗战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本月中，胡适还做过不止一次“和平的大努力”。

九月，以非正式使节身份赴美作国民外交。行前(九月九日)，有给郑天挺的信，谓“明知时势不利，姑尽人事而已”。

十月一日，在美国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，题为《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》(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)。自此迄一九三八年九月，在美国、加拿大各地及英、法等国讲演，说明日本侵华的暴行及中国抗战的情况，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与支持。

一九三八年(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) 四十八岁

八月四日，在伦敦作新诗《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》(即《寄周岂明》)。

九月八日，在瑞士作新诗《追哭徐新六》。

九月十七日，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。

十月五日，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。

十月二十日，有致蒋介石电，陈“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”，“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”。

十月三十一日，作白话诗《题在自己的照片上，送给陈光甫》：“偶有几茎白发，心情微近中年。做了过河卒子，只能拚命向前。”

一九三九年(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) 四十九岁

十月六日，赴匹兹堡大学主持“孔子纪念堂”揭幕典礼。

本年，《藏晖室札记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；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，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，更名为《胡适留学日记》。

一九四二年(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) 五十二岁

九月八日，免去驻美大使职务。

十月，有论文《中国思想史纲要》(Chinese Thought)，载《亚细亚》杂志(Asia Magazine)第四十二卷第十号。曾由冷观译为中文，载次年二月重庆《读者通讯》半月刊。

一九四三年(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) 五十三岁

一月，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。

二月二十八日，作《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——考证学方法论举例》毕，九月十五日重写定，至一九四八年一月改订，载同年出版的

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本上册。

七月，作论文《两汉临文不讳考》。载北平图书馆《图书季刊》新五卷第一号。

九月，始作《海外读笔记》，至次年一月，共得八则。陆续载《大公报·文史周刊》第二期至第十二期。

本年，开始考《水经注》，以后持续十八、九年。

一九四四年（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） 五十四岁

九月，应聘赴哈佛大学讲《中国思想史》，一学年。

一九四五年（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） 五十五岁

四月二十五日，为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，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会议。

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有致毛泽东电，由王世杰面转。企图诱劝中国共产党“放弃武力，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”；并恫吓中共“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”。

九月，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。

十月十日，国民政府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。

十一月一日，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，赴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。

一九四六年（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） 五十六岁

六月，由美启程返国。七月五日到上海。

九月，就北京大学校长职。住北平东厂胡同。

十月六日，作论文《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》。载《大公报·文史周刊》第一期。

十月十一日，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；当日下午，蒋介石下令召开“国民大会”，制定宪法，企图借民主宪政的招牌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。胡适当选为“国大代表”。

十一月十日，蒋介石电邀胡适“蒞京出席，借慰众望”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，出席在南京开场的“制宪国大”，并被推为大会主席。开会期间，为人写单条立幅，题旧作“做了过河卒子”诗。

一九四七年（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） 五十七岁

一月十五日，蒋介石托傅斯年传话，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，以“撑面子”。

二月六日，有致傅斯年信，转呈蒋介石，表明不入政府，“对外国，对国内，都可以帮政府的忙，支持他，替他说公平话，给他做面子”；若加入政府，则“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”。

三月五日，蒋介石又电请胡适为国府委员。复电辞谢。

六月二日，复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邓世华信，为蒋介石做面子，说“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”；二十一日，又发表论文《青年人的苦闷》。

八月一日，在北平中央广播电台演讲《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》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有论文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》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有《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》。

一九四八年（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） 五十八岁

一月二十一日，作《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》（给周鲠生的一封信），为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辩护，并指出“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”。

三月一日，作《〈赫尔回忆录〉序》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出席在南京开场的第一届“国民大会”，并被推为主席。选举蒋介石为“总统”。

八月三日，为罗尔纲的《师门辱教记》（后由胡适改题《师门五年记》）作序。

八月十二日，作政论文《自由主义是什么？》。

十二月八日，有《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》。

十二月十三日，作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》。

十二月十六日，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包围，乘蒋政府专机逃离北平，至南京。

十二月十七日，蒋介石邀胡适夫妇晚餐，为胡适做生日。

本年，抽出《独立时论集》（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）中胡适的文章编为《胡适的时论》，由六艺书局出版；次年由台北自由中国社出增改本，更名为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》。

一九四九年（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） 五十九岁

一月二十一日，蒋介石宣告引退，由李宗仁代“总统”。

三月，与黎锦熙、邓广铭合编的《齐白石年谱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四月六日，由上海乘船逃亡美国。住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。继续考《水经注》，并进行反共宣传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在台北创刊。任该刊发行人，后改任编辑委员会委员。所作《自由中国的宗旨》，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，载创刊号及以后各期。自此在该刊共发表政论、考据、讲演词及通信等三十余篇。

一九五〇年（庚寅）六十岁

一月九日，有《跋陈垣给胡适的一封信》。载《自由中国》杂志第二卷第三期。

三月一日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复任伪总统。

本月，在华盛顿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。

五月十四日，应聘为普林斯登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，合约二年。

一九五一年（辛卯）六十一岁

五月，与罗尔纲合编校的《台湾记录两种》，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，收胡传在清末任台湾地方官期间的日记八卷和禀启三卷。

八月十一日，致《自由中国》杂志主持人雷震信，请取消“发行人”名义。

一九五二年（壬辰）六十二岁

九月，初步选编新诗集《尝试后集》，自题书名并说明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自美国回抵台湾省讲学，并游览幼时旧居，约两月。

十二月十日，作《傅孟真先生遗著序》。

一九五三年（癸巳）六十三岁

一月十六日，晋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。十七日，离台赴美国。

七月四日，作《〈胡适文存〉四部合印本自序》。该书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分四集出版，有较多删改。

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作《追念吴稚晖先生》文。载次年一月《自由中国》杂志第十卷第一期。

一九五四年（甲午）六十四岁

二月十八日，自美国回台湾省，出席于十九日在台北开场的“国民大会”第二次会议。

四月五日，离台赴美国。

七月十六日，被聘为台湾“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”副主任委员。

一九五六年（丙申）六十六岁

三月十二日，作《丁文江的传记》毕，约十二万字。本年十一月由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印行；一九六〇年，台北启明书局出缩印本。

一九五七年（丁酉）六十七岁

十一月四日，蒋介石圈定胡适为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

一九五八年（戊戌）六十八岁

四月六日，由纽约启程回台湾，结束在美国整九年的流亡生活。八日，抵台北。

四月十日，就任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随后住台北南港。

本年，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》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版。

一九五九年（己亥）六十九岁

七月三日，赴檀香山。七日，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。九日，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。至此共接受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及香港各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三十五个。

一九六〇年（庚子）七十岁

二月二十日，出席在台北开场的“国民大会”第三次会议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，作《〈詹天佑先生年谱〉序》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，作论文《所谓“曹雪芹小象”的谜》。

一九六一年（辛丑）七十一岁

二月十二日，作《影印乾隆甲戌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的缘起》。又为胡天猎影印的乾隆壬子年木活字版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作短序。

二月十五日，作《跋〈红楼梦书录〉》。

五月六日，作《跋毛子水藏的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〈红楼梦〉的小字本》。

五月十八日，作《跋乾隆甲戌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〉影印本》毕。该书本年由台北“中央印制厂”用朱墨两色影印。

一九六二年（壬寅）七十二岁

二月二十四日，在台北南港逝世。